

【一部揭露操盘内幕的财经小说
千万股民争相捧读的又一传奇力作】

阴谋与阳谋 在大盘中角逐 情商与智商 在市场中交锋

周倩◎著

操盘



让你轻松了解隐藏在
私募背后的权谋和暴利
远离股票投资的彷徨与困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操盘

周倩◎著



YZLI0890117509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操盘 / 周倩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04-1908-9

I. ①操…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2266 号

操 盘

作 者: 周 倩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道一设计

版式设计: 张 敏

责任印制: 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6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908-9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目 录

第一章	不如乘势	001
第二章	私募新手	015
第三章	有情无累	031
第四章	与虎谋皮	048
第五章	网络运作	060
第六章	人生如戏	073
第七章	项目提速	087
第八章	进入战场	099
第九章	陷入困局	110
第十章	风口浪尖	125
第十一章	危机浮现	139
第十二章	媒体情结	153
第十三章	再入战局	163
第十四章	兵来将挡	177
第十五章	利益冲突	190
第十六章	悠悠我心	204
第十七章	水乳交融	216
第十八章	并不孤独	229
第十九章	功成名就	241
第二十章	及早离去	248



第一章 不如乘势

1 庄股跳水

虽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广滨市的夜生活才刚开始。苏震清刚从沙海南街的白天鹅宾馆宴客出来,准备赶往惊艳会休闲会所和他姐夫陈建年见面。刚刚苏震清宴请的是证监局的主管官员以及几位重量级的财经记者。苏震清是海波证券公司老总,对他来说,和主管官员、财经记者应酬吃饭,联络感情,彼此增进了解,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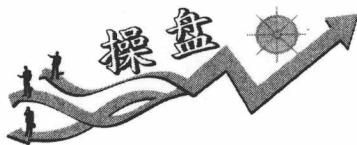
白天鹅宴席散后,几位记者本还起哄要去附近的夜总会继续娱乐。不过苏震清有要事在身,只得交代副总代陪,自己坐上那辆黑色保时捷,由司机阿福开着离去。

没多久,车停在了一幢欧陆风格的建筑前,门童及时上前拉开车门。苏震清下了车,随门口的迎宾小姐进去,一眼望去,会所内的典雅与豪气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他眼前。

会所里陈列了众多中国艺术珍品、古玩以及油画,甚至还有旧时西关的卧寝系列。在恒温玻璃酒库中,两千多瓶红酒来自一百多个不同的国外著名酒庄,其中包括所有法国顶级酒庄名酿。雪茄特区供应世界顶级名牌雪茄,并备有专员导航。广滨市金融界人士很喜欢来这儿“乔事情”,边叹红酒,边呷雪茄,赏赏古玩,到了晚间九点还有菲律宾的乐队给你奏乐,隐约有点西关大少的感觉。

不一会儿,苏震清被引到了一个叫罗兰阁的房间。罗兰阁 20 平方米左





右,其装修是采用十六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火红色丝绒壁纸衬托着宫廷式造型的壁灯,将四周的墙面凸显得相当雍容华贵。天花板的正中,悬着一盏由上千颗小水晶组成的硕大吊灯,灯光随着颗颗水晶球的折射直泻而下,给人一种目眩神迷的幽幻之感。

苏震清走进房间后,一屁股坐到了房门右侧的大沙发上,顺手掏出了“中华”香烟,点了一支,然后半仰起头看着浮起的一缕轻烟说:“姐夫,眼下庄股跳水成了热门话题,你可要费心啊!”

2005年年中,大陆股市已处于历史性大底,可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震慑人心的,庄股跳水就是这最后的黑暗。斯大高科上月连续高台跳水还余音犹存,转眼之间以非雨音响为代表的庄股又开始了“回归之旅”,近日行情中,非雨音响封了好几个跌停,新旺实训也是长阴不止。

暑气虽在,庄股的日子却已寒气阵阵。

陈建年脸沉了下来,神情凝重:“是啊!我控盘的那个财慧传播还在苦苦支撑,眼看就快撑不住了。今天我找你来,就是想请你帮忙想想法子,看能不能让我体面一点抽身。”

苏震清无奈地扔掉烟头,靠到沙发背上长叹一声:“我真搞不明白,两年前你是怎么看上财慧传播这只股票的?这个股票净资产不到一块钱,每股盈利竟有五毛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不妥?有什么不妥的?人家就是能赚钱,连续多年的大比例除权前后,每股收益都能保持在五角钱左右,从而能够连续填权上行。”

苏震清对这个说法很不认同,接着说道:“一家做传统媒体的公司能有这个能量?从市盈率上看不变,但是净资产收益率急剧升高,早已脱离了正常的经营常识范围。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就能看出,中间定有猫腻儿,就你还拿这当幌子压上大部身家,狂拉猛炒。按你的身价,有必要用这法子赚钱吗?”

“话不能这么说,财慧传播还是有卖点的……”

苏震清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卖点个屁!其实这个市场中的企业家百分百都是凡人,投资者大多都不傻,还有几个棒槌会相信这样的神话?”

“我说震清,你姐夫我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悠着点,给我留点面子?”

苏震清笑了笑:“姐夫,痛则不通,不痛则通。我看你是多年以来被动养成

了这样的投资习惯。只因你人脉资源丰富,正好知道一些内幕消息,你就积极参与,又因你钱太多,买多了,自己就成了主力。若是赶上形势大好,想不赚钱都难,现今遇到了大熊市,你的庄竟坐成了大股东。不过吃点亏也好,这次你得长点脑子。做股票,急不得的。你老想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又对内幕消息形成了依赖,天天想着送来的‘鱼’,渐渐丧失了自己‘渔’的能力,这是投资的大忌。”

陈建年压低声音说:“行了,现在你怎么说都对。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摆脱眼前这个困境?”

苏震清苦笑说:“眼前的困境大了。当初你在我的海波证券融了资,还是我顶着莫大的风险出面给你担保,不过如今我也不行了,恐怕下一步我也得对你紧缩银根。”

陈建年痛苦地摇了摇头:“唉!我本来是找你来帮忙的,没想到,你竟会在这时候掐我脖子……”

苏震清满脸无辜说:“姐夫,你别误会!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倒了,我也不好过。”思忖片刻,他继续说:“当前监管部门动作很大,你得尽快避过风头。我列出两条路给你来选:一是立刻解套,全部出手;二是改投机为投资,正式提出收购财慧传播公司。”

“哼!眼下大势不振,股民又有追涨杀跌的天性,股价越高越有人追,越低越没人买。财慧传播已经从16元跌到了8元,都夭折了,可仍是交投稀少,没多少买气。我就是再杀到4块,恐怕也脱手有限,达不到全部甩清的目的。若是要我收购财慧传播公司,更不可能,我什么时候做过实业?更没玩过媒体。财慧传播真要落到我的手里,不砸才怪!”

“我说姐夫,过去为点小钱你就敢豁出去玩命,当下已是生死关头,你还这么优柔寡断?”

陈建年被苏震清的这个反问堵得哑口无言,实在无可奈何,他走到酒桌边,一口闷下一杯皇家礼炮,然后发狠挤出一句:“这回,我就买一家上市公司玩玩!”

这时,苏震清嘴角露出一丝难以琢磨的微笑:“这事,你也没必要单干。我给你举荐一个人,他是媒体人出身的私募基金老板,你要能跟此人合作,



你的胜算将会大增。”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

“阳明投资，江彬。”

2 信用无价

第二天，苏震清提着资料包来到林西路中信广场阳明投资公司门口。

窗外的马路上车水马龙，更显办公室里的冷清。江彬正在窗台边悠闲地修剪盆栽，旁边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黑瘦男人陪着笑脸，围着他转来转去。此人曾是江彬在报社工作时的上司，现在也下海了，炒过好几年股，后又干起股评，现在是金沙投资顾问公司的老总，行里人称老蔡。

“江总，您好歹给个面子，劳您大驾，屈尊降贵，到我那小庙逛逛？”老蔡谦恭地说。

江彬淡淡地说：“蔡兄，我真的很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呐！再说，你那儿又不缺能侃的股评，你那些手下个个业务熟谙，热点拿捏精准，板块切换挖掘很有深度，尤其演技特好，特会煽情，很能刺激客户做大交易量嘛。”

“哎哟，您这是笑话我！就我那些手下，糊弄一下散户还行，可现在不是散户的行情呀。套了的没钱补仓，没套的也吓破了胆，基本都不做了。但我那生意还得做，客户交代我要把那几个股票鼓噪起来。眼下大势不灵，我实在没法子，只得来求您了。您在业内有声望，只要您肯说两句话，相信有不少私募会闻风而动，就是一家抢一把短线，也能把那几个股票给哄起来。”

江彬无奈地摇摇头，意有所指说：“人家信我，那是因为我信用好，不会坑人！”

老蔡满脸堆笑：“若是您能大驾光临，这车马费，我一定给足了，绝对不能亏待了您。”

江彬不屑地说：“我出门自己有车，不用拿什么车马费。我再强调一遍，金融玩的就是信用，我得爱惜我的名声。”

老蔡打躬作揖：“彬哥，您别生气，是我说错了话。信用无价，那几个屁钱算什么！不过，您也得兼顾一下我们两个这么多年的交情。”

“老领导……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这不是着急吗！江总，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就给我们这些年的交情估个价，要多少，我出。”

“混账逻辑！”江彬暗骂一句，就懒得再搭理老蔡，专心剪枝。

苏震清走进会客厅，见江彬有客人，就坐到墙侧的沙发上等待。

老蔡受到怠慢，脸上有些挂不住，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有些强硬：“江总，看来你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呀？”

江彬扫了他一眼：“蔡兄，不是面子问题，我确实没空嘛。你先回去，等我有空了再说。”

老蔡声调高了起来：“你这打发叫花子呢？江彬，我告诉你，这么些年，我蔡斌可没少挺你。当年你的阳明投资草创之初，我就是你的客户了，还曾卖力帮你向大金主推介，助你尽快筹募资金，及时投入运作，以免延误行情，错过战机。不管怎么说，你江彬能有今天，我也是有大功的。怎么？现今你飞黄腾达了，就翻脸不认人，你忘本。哼！”

江彬笑了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蔡兄，我是不愿意帮你，我也是在观势待时。等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去找你。”

苏震清观察着老蔡的举动，若有所思。江彬突然看到苏震清坐在沙发上，问：“震清，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进来，你有客人？”

江彬不得不做一下介绍：“哦，这位是老蔡，知名财经问题专家，专攻股票期货。这位是苏总，一家证券公司的掌舵人。”

老蔡忙走上前跟苏震清热情握手：“苏总您好，幸会幸会……不知，苏总在哪一家证券公司高就？”

“海波……”

“海波证券可是大名鼎鼎！圈里人没有不知道的。您是海波证券的老总，可不是一般的有高度，有水准。”老蔡夸张地说。

苏震清摆摆手：“过奖，过奖。”

江彬拍拍老蔡的肩膀，淡笑说：“蔡兄，我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等时机成熟了，一定登门拜访。我想，应该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老蔡转怒为喜：“哎哟，我的江总，您别忽悠我，您可得真去啊！”

“一定，一定。”

“好好，那我就不打搅了，告辞告辞！”老蔡弯腰后退，连连作揖，临走前又给苏震清送上一张名片。

3 心不乱动

等老蔡走后，苏震清说：“阿彬！上次跟你提的那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江彬明知故问：“上次？你指的是？”

苏震清不悦地说：“你跟我装蒜是不是？”

江彬干笑一声：“你每次来，不是这事，就是那事，我哪记得是哪个事？”

“就是财慧传播那事，让你入主……”

江彬心沉下来，摆手打断了苏震清：“我说你这什么意思？成天就想放我的血。还美其名曰是‘让我入主’，你不让我掏钱，我今天就入主。交上你这朋友，不知是福是祸。”

苏震清强笑说：“阿彬，其实我也是在替你着想，我想给你拉一个大项目。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你一直没什么大的作为，大部资金处于空仓状态。长此以往，怎么得了？你们私募不比公募，公募再怎么没业绩也要收管理费，而私募不赚钱就是等死。你总这么空仓下去，不就等于是在等死吗？”

江彬不以为然，反问：“你读过三国吗？诸葛孔明打了一辈子仗，未曾遇到对手，临了却栽在了司马懿的手中……”

苏震清没耐心地说：“那只是罗贯中笔下的战争艺术，纸上谈兵罢了，你还当真了？”

“呵呵！纸上谈兵也有深浅之分，不可一概而论。”稍加思忖，江彬又说：“司马懿最终能克死诸葛孔明，不是因为他特能打，而是因为他特能忍。司马懿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的心中容得下江河山川，任它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心不乱动，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喔？这就是你一直空仓的理由？”

“震清，你说私募不赚钱就是等死，你太自以为是了！”江彬顿了顿，接着说：“我可以给你透个底，我这儿资金的成本，是零。打持久战，我有的是工夫，有的是耐心。”

“阿彬，你别误会，我没胁迫你的意思，我只是想改善一下你目前的处境。”

江彬冷笑一声：“我的处境怎么了？我这日子过得挺好的嘛。私募的第一原则是不赔钱，其次就是跑赢大盘。近一两年大盘持续弱势下行，我只需要战略性空仓，坐着不动就能很容易做到这两条。还需要你帮忙改善什么处境？投资，比的不是谁脑子厉害，比的是谁屁股厉害。”

“好好好，我不跟你争这个。”苏震清挪正了身子，肃然说：“我们还是仔细谈谈财慧传播的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江彬直言：“这个财慧传播，我也不是不可以做，只是它现今所处的位置，不太适合介入。况且，这个股票被你姐夫陈建年控了盘，你又想把我搅进去，不知你是何居心？”

苏震清辩解道：“阿彬，你想多了，这次不是做庄，是做实业。我那姐夫几乎把全部身家都陷进去了，前段日子又玩过了火，被证监局盯上了。迫不得已，只得考虑……”

“行了，那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你是要我来当救火队员，帮陈建年脱危解困？”

“老实说，是这么回事。你是媒体人出身，如今又掌管了这么大一家私募公司，有你介入进来，财慧传播就不会轻易走向崩溃。”

4 媒体往事

送走苏震清后，江彬歪到了靠窗的太师椅上。有一道阳光从没遮蔽好的窗帘下透了进来，轻轻打在江彬脸上，像一把白光闪耀的银色长刀。江彬眯缝着眼，看着那把银刀，慢慢感受到了倦意。江彬望了一眼办公桌后的墙壁上挂的那个牌匾，上书“价值、专注、诚信”六个隶体大字，然后闭上双眼，渐渐陷入沉思。



江彬 1995 年中明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同年年中进入广滨市一家报社服务,干起实习刑事记者。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江彬是那种知道何时出现在恰当地方的人。江彬刚入行一个月,就有一个疯狂的杀人犯冲入一家夜总会行凶,那家夜总会就紧挨着他租住公寓的那个街区。江彬比任何一个刑事记者更早到达现场,成为最早报道这起重大刑事案件的人。同时他还很快弄清楚了那杀人犯会有如此骇人举动,是因为他的女友和妹妹被同一个有钱男人泡了,于是他又追加报道,质疑那些暴富起来的人的心态。他对这个案子的报道立刻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公众议论纷纷,对 90 年代那批暴富起来的人的骄狂以及思想原则的缺失大加挞伐。影响实在太太,以致那些对暴发户有某种仇视心理的编辑们都嚷嚷着要江彬去为他们工作,那些编辑一致认为他有一种很强的能力——抓住公众的敏感思维神经。

后来江彬做起证券投资,他总能对市场的兴奋点有精准的把握,都是源自这段经历。

江彬本可以在刑事记者的岗位上大有作为,但一次惊险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职业方向。那天编辑让他报道一个 15 岁的狙击手阿凶,他正和警方在校园对峙。令人吃惊的是,阿凶事后告诉江彬,他是一个刑警的儿子,他偷了他父亲的枪,而后之所以会在校园里行凶是因为雨天和星期一的课程总令他感到沮丧。

江彬到达现场后,给编辑打了电话,告诉他此案已经有很多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当时还是编辑的蔡斌要求他弄出点不同的东西,建议他穿过警戒线直接冲向学校,体验一下暴露在火线下是什么感觉。正当江彬左右权衡,是不是值得为一个月不到 1000 块的薪水成为一个发了疯的孩子的活靶时,突然一颗子弹飞过来,他身后的墙壁上立刻冒出一个很深的枪眼。

此事过后,江彬向领导多次申请调离刑事记者的岗位,他说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再这样下去会神经衰弱。江彬的执著有了效果,不久他就被调往海深市成了一名财经记者,从那开始,他接触到了股票。

1996 年,由于降息导致了投资者对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使得上证指数春节后就由 552 点高开于 583 点,从而揭开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大牛市。那波牛市可以这样说,只要在 12 月前买入股票,基本都能赚钱,只是赚多赚少而

已。那年,社会对股市的关注与倾心程度,与2007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12月份,整个股市已经进入疯狂阶段,人们都在盼着出利空消息,因为只有利空消息,才能创造逢低买入的机会。

整个1996年,江彬都在亢奋的股民当中来回穿梭,不过他自己并没拿真钱交易,他太过谨慎,患得患失,只敢在心中模拟操作。江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最活跃的股票上赚取小额收益。所谓“活跃的股票”就是低市盈率的股票,那时绩优概念特别热门,绩优的标志就是低市盈率,并没多少人去多想其中是否存在水分,或者这些数字是否有持续性。江彬在“心理账户”上赚了不少钱,他时常想,要是幻想等于现实该有多好!

进入1997年,江彬总算正式投入进去,因为他碰到了一个大鳄——朱焕良。

1997年的一天,江彬和一个朋友去深纺大厦的一家酒店吃饭,看到朱焕良也在那里。路过朱焕良的饭桌时,听到他很起劲儿地给别人说贵州游联的事。江彬当时就对那个朋友说:“既然老朱这么起劲儿,应该有点戏。回去看看图形,图形不坏,马上买进。”

第二天贵州游联大概涨了快10%。

受此激励,江彬几乎每天都去朱焕良常去的饭店或休闲场所蹲点儿,只要能碰到他,几乎都有不小斩获。

期间江彬发现,朱焕良对市场有本能的直觉和很好的悟性,他的见识确实是一流的。因此后在“中科系”事件中,吕梁发疯了,他始终清醒。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陆股市受到波及逐渐走熊,不过江彬选的股票还是赚了钱。因为江彬善于将当天的报纸头条与股票价格联系起来,从而发掘出能带来盈利的股票的能力。当他的估计正确时,就冲锋陷阵一把;当运气不佳时,就大幅削减投资。

在此过程中,江彬慢慢悟出了投资的真谛:寻找一种严格的、有章可循的方法,来应对任何带有赌博色彩的事物所具有的风险。他把看清股票背后基本面的能力和近几年从新闻工作中获得的洞察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能让他不断赚钱,同时有效减少损失的投资哲学。

有成千上万的投资教材,大部分是鼓吹购买然后持有,强调分析股票的



价值和成长性。然而少之又少的书会告诉你一种章法,用来把自己的信念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状况融合起来,严格而有规律地重新评估和改变自己的投资组合。

江彬很想将自己的这些心得与更多人分享,那一年他确实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很幸运地被一家电视台的高层看中,成了财经节目的主持人。

在做主持人的那几年间,江彬接触了不少券商分析师和基金研究员,并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业内人士做节目时的分析判断,成功率基本不会高于五成。

为什么会这样?江彬思考的结果是:不是那些专业人士水平不行,而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都是针对市场中短期行情而言的。行情周期越短,成功率就越低。况且主持人几乎每天都会问上午如何操作、下午大盘趋势会怎么走之类的问题,明显就是短视,客观上影响到了观众的心态。

基于这一认识,江彬的主持别有一番风格,在节目中,他明里暗里和那些人玩对赌。炒股玩的就是概率,既然能断定那些嘉宾的研判成功率不会高于五成,只要和那些人反着来,就有高于五成的胜算。

江彬从不跟随业内公众人物人云亦云,从不回避敏感问题,也不回避尖锐问题,总能公正、客观并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出发分析股市。江彬个人机智灵敏,总能在恰当时机说出一些“符合社会观感”的话,甚至很多不炒股票的人都喜欢看 he 主持的节目。他说的话不一定让多数人听得懂,但是他的语气语调,他的眼神、手势,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很能征服观众。

江彬的超高人气让他所服务的电视台的高层心情复杂,因为在领导哲学上,他们和《围城》中的高松年颇有几分神似。主持人之于电视台,像细胞之于有机体,主持人应当倚仗电视台的地位,而不是电视台沾主持人的光。

双方心结难免,直到那次“狂悖事件”,心结最终演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天,一个记者打电话来,说想对江彬进行一次关于主持哲学的专访,记者说这对入行不久的媒体业者有激励作用。江彬人很坦诚,显然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培养他和同行的感情大有帮助。那一刻江彬的想法太过天真,对身后的陷阱毫无所知。江彬将这些原原本本告诉了他的上司,上

司同意让他接受采访。

这位记者看上去对一个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如此钟情于证券投资十分感兴趣，两人谈了几个小时，江彬也很高兴将他的主持心得和选股哲学告诉他，并且多次提及他是如何如何“娱乐投资”。记者问了江彬几十个无关痛痒的问题，还有一个摄影师在一旁不停拍照。在摄影师不停地怂恿他把脚跷到桌子上时，江彬惊奇得触角都要冒出来。江彬很奇怪摄影师怎么没让他穿上长筒靴，再挽起袖子把向朋友借的镶金劳力士晾出来，那样效果会更好。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说编辑让他必须问江彬赚了多少钱。江彬告诉他这与他无关。这个无赖的记者问是不是接近七位数或是一个中间的六位数。江彬再次对他说这与他无关，但他还是无休无止地问。江彬生气地告诉记者，他住在一间单间公寓里，上下班乘公交车，连计程车都很少体验，什么艺术藏品，什么夏日别墅，更是与他无关。但记者坚持问：“难道您就没有足够的钱买任何您想要的东西吗？”

江彬想当然地回答：“如果我走进一家超市，想要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样东西的话，我当然买得起，不过我一直是一个知道省钱的朴素的人。”

一周后，在与人共搭出租车去上班的路上，江彬打开报纸，翻到社会版。上面登有江彬的照片，下面标题写着：“江彬说他买得起海深市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江彬差点当场晕倒，这么无耻的话是我说的吗？还不知道读到这篇报道的人会有怎样的误会呢！

到了单位江彬直接去见领导，试图解释这一切。可领导说已经向那家报社证实了，这话的确确是江彬本人说的。接下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炮轰：“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公众人物更应该谦卑吗？就算你心里真是这样想的，你也不要说出来嘛。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狂妄会给你的荧幕形象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江彬以为既然领导骂出来了，什么都会过去，一切重新再来，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可没想到，上面的处理意见竟会如此令人失望。台长亲自找到江彬，建议他重新到记者的岗位上多历练历练，但编辑却说他那儿不缺记者。明摆着，就是轰江彬走人。

最终江彬离开了电视台，被迫开始着手新的生涯规划，即使后来投身私



募,他也不会忘记这个教训:最成功的人最应该学会低头,不要过度炫耀自己头顶的光环。

5 业绩压力

“江总,该用餐了。”

进来的是江彬的助理王欣仪,一个细腻而又机敏有才干的年轻女人。王欣仪轻轻走到江彬眼前,从保温盒中端出几样精品菜,摆到他面前的茶几上。江彬回过神来,拿起筷子,将一团一团的饭菜不停往嘴里塞,腮帮子一鼓一鼓地打着节拍,下巴一上一下地发出嗒嗒的声音,吃相很不雅。

“江总,慢点吃,我们不赶时间,吃这么快,会伤胃的,况且……”

“况且什么?”江彬大大咧咧地问,这时,一只螃蟹正在他的牙间被斩了首。

“呵呵!您看您这样子,还好这里没有外人……您是有身份的人,就是品位还没能跟上来……”

江彬放下筷子,接过王欣仪递来的毛巾擦了擦嘴,笑说:“身份,那是演给外人看的。我这一个凡人,凡事随意。再说,现在正是多事之际,我没工夫讲究你刚说的那个品位。”

王欣仪略感不解地说:“这段时日,我觉得您闲适得很,还能抽出时间修剪盆栽。怎么啦?”

“那都只是表象,做给外人看的。其实,我这心中已是沸水扬汤。我们自己人关起门不说假话,刚才苏震清说的话没错,私募不赚钱就是等死。我那样跟他硬拗,只是不想让他看轻我们。可是公司目前一些现实问题,我们无法遮掩,无法回避。”

私募这个行当并不如想象中好做,起码江彬两年前发信托产品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今天竟会如此落寞:随着市场持续下跌,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担心客户赎回的惶惶不安。

成立信托产品做投资,跟拿自己的钱炒股完全是两码事。当初江彬自己做投资时一旦下手就要起码拿上半年,中间有点波折也不惧怕,心态平稳,

但是现在根本无法做到。

2004年初江彬成立了一只结构化信托产品，当时是他自掏腰包两个亿作为一般受益人，信托公司募集了四个多亿做优先受益人。一般受益人的概念其实就是“安全垫”，意味着如果优先受益人的本金发生亏损，则一般受益人投入的资金将作为补偿金，填补优先受益人的本金窟窿。这种设计对管理人而言，就是涨时赚得更多，跌时也会赔得更惨，风险会被成倍放大。这个杠杆在2003年时的两波蓝筹行情中让江彬挣了大钱，现今熊市持续之际却成了他的巨大包袱。

业绩压力如同压在胸口的一块巨石，让江彬透不过气来。他给王欣仪算了一笔账：阳明投资最大的资产是研究人才，以行业平均水平而言，养一个水平不错的研究员，年薪要出到30万。公司鼎盛时期拥有顶尖投研人才18人，目前只剩下10人，但仅这方面成本至少还需要近300万。产品业绩不好，公司就没收入，自然维持不起高素质的投研团队，落实到投资上肯定吃亏。如果再算上办公室等运营成本，江彬的难处就更大。

“那听您这话的意思，您是打算答应苏总了？”

江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事我嘴上不怎么在乎，但私底下已经天人交战了很久，眼下正朝这个方向思考。不过与苏震清和陈建年的合作，绝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还得循序渐进，小心投入，以免遭人算计，陷入被动局面。”

说完，江彬朝大门口走去，王欣仪小碎步紧跟其后。两人悄声经过公司办公区域，江彬看着眼前一片繁忙景象，不禁摇了摇头：这一切都是必要付出的成本，但却未必总能带来效益。

那里办公桌都是紫檀做的，到处都是电话和电脑，一百平方米空间里坐着三十多个青年男女，他们边看各类证券资讯，边暗自得意，庆幸自己这么年轻就能对巨额资金的运作指手画脚。他们就是公司聘用的交易员和研究员，他们大多只是纯粹接受江彬指令行事，独立决策权限很少。即便如此，这堆人还是有着无比的优越感，这从他们看人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得出来，那种傲慢让江彬很不舒服。不过江彬心中装了事情，暂时无心及此，他匆匆赶往停车场。